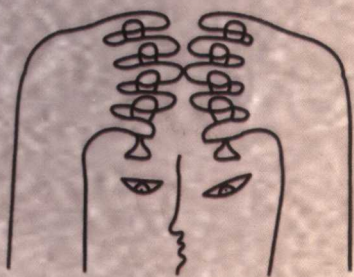


楼上楼

● 丁肃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楼上楼

丁肃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楼上楼/ 丁肃清 著—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12

ISBN 7—5059—4212—3

I. 楼… II. 丁…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866 号

书 名	楼上楼
作 者	丁肃清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印 刷	北京召心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9.00 印张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12—3/I·3282
定 价	18.00 元

你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关于脸面 (代序)	(1)
惯常守护	(5)
楼上楼	(15)
通天沟	(18)
笔杆子	(21)
彷徨乡村	(23)
种子	(25)
种豆得豆	(28)
走狗	(31)
子孙满堂	(36)
人活世上	(39)
抽烟	(42)
鸚鵡螺	(46)
女孩故事	(48)
自助餐	(57)
关于指标	(60)
心是云彩在飘	(63)
午夜玫瑰	(67)
心灵的伞	(70)
日元厉害	(72)
窗外菊	(75)
三角街	(78)
跛子鞋匠	(80)
名字像糖一样	(83)

伤口	(85)
血梅	(88)
洗先生	(92)
布娃娃	(95)
斗量心	(99)
爹有没有能耐	(103)
那个芒	(105)
牛顺轱事	(108)
山寨锣	(118)
会不会交朋友	(121)
阿亮的幽默	(124)
楼下的风景	(126)
寻觅宝贝	(128)
赌钱女人	(130)
三文鱼	(134)
吃吧	(137)
红嘴唇	(139)
不速客	(142)
人物	(144)
车马炮	(146)
评职称	(149)
陈跛子	(152)
小板凳	(155)
灶王	(159)
一块砖	(163)
帽子	(165)
桃核儿	(168)
打火机	(172)
革命小酒	(175)

发烧·····	(178)
厨子·····	(181)
职业的香味儿·····	(184)
笔误·····	(187)
最后的泅渡·····	(189)
太阳旗·····	(193)
灵芝草·····	(195)
遍地黄金·····	(199)
那个人·····	(201)
一路感叹·····	(205)
好好活着·····	(209)
雪花母爱·····	(212)
男女由红线牵着·····	(214)
贺年诗卡·····	(217)
上帝归来·····	(219)
坍塌·····	(221)
金钱的阴影·····	(223)
孤胆护林·····	(226)
误解·····	(229)
雨中旧雨伞·····	(232)
墙上的图画·····	(234)
醉红·····	(237)
钻石·····	(241)
心灵霹雳·····	(244)
一个人和一幅画·····	(248)
女孩的礼物·····	(252)
照片·····	(255)
近视眼小曹·····	(258)

关于脸面（代序）

□丁肃清

就各种文体而言，小说在我的写作和欣赏中并没有占有首要的位置。有位作家把散文和诗歌比为缪斯的左右手，他说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而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我也认为诗人是离上帝最近的人，而散文却是丈量一位作家学养和造诣的标尺。而小说好写，特别是小小说更好写，肚子里的故事多并且善于把它们说出来就成了小说，因此我把自己的小说写作看作是一件随意的事，不经意间写了不少的小小说，打个比方说吧，我写这些小小说就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从来没有在意过发表过的东西。小小说写多了，在朋友的劝说下把它们结集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才关注了一下过去的作品。一篇一篇拿出来筛选，自我感觉还不错，还挺有意思。我的小小说中的人物，与我的心灵又一次地对话，在我眼前闪过的是一副副情态各异的脸面，犹豫与洒脱的脸，嘻笑与怒骂的脸，幽默与严谨的脸，现代与古板的脸，张扬与卑琐的脸……

这些脸是人的生命现状和存在价值的记录，在小说中那一张张情态各异的脸膛上面，每一抹红晕，每一道皱纹，每一个汗毛孔，每一双忽闪着眸子，都在说话。所以使得孤独的写作者不孤独，这大概就是我写小说真正的源泉和动力所在。我一向认为，搞文学的人的现状像什么？像是大海深处孤独的亮着的一把手电筒，向另一个方向照耀出一束寂寞无言的光柱，现在想一想，这光柱多像是一支大笔啊，是它绘画出了人们心灵的世界，也给予了写作着的人们极大的兴致和热闹，诱惑着人们去写小

说，去看小说。

人类的历史原本就是被压抑的历史，不同情感上的压抑造成了不同情态的脸面，面对各种各样的压抑，情感的释放和发泄常常会付出代价，怕被人穿小鞋，怕打击报复，怕丢官，怕影响评职称，怕拿不到奖金和红包，怕失恋和离婚，乃至怕丢了性命，等等。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要算是自由，而人类除了一种东西是自由的之外其它都是不自由的，这一种东西就是思想。小说家首先是思想家，因此小说家是幸运的一类，他们的绝顶聪明在于他们选择了写小说，他们做的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情：让高贵者丢官，让贫困者发财，让失恋者得艳遇，让好色之徒阳痿，让饱受屈辱的人戴上耀眼的花环，让恶魔之人浪子回头，让执着者有好报，看谁顺眼了就让其官运亨通，看谁不顺眼了就让其受罪，乃至啪地一枪毙了！

写小说的人的脸上，要有隐含着第三只眼睛，把风云烈火、真假善恶、世情百态一览无余尽收眼底，然后把这一切放在自由的思维里。小说的特征是虚构，虚构就是一种想象，好的想象就如同两个自由飞翔的翅膀。小小说要写得美丽，小说主人公的美丽并非都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不讲道理但却讲义气，可以一无是处却骨子里充足着钙，乃至于无恶不作却在关键的时候可以给朋友去死，这些都是个性的美丽。我小小说中的人物大都不完美，因为在我看来，有着完美脸面的人物才是最可怕的人，他们把自己掩饰得很深。记得小时候，我做官的外祖父有一个通讯员，平时给人的是一副和善的脸面，打水，送报，打扫卫生，做着一切让人喜欢和信任的事情。但六十年代的那场大风暴一来，这个人便换了一副凶神恶煞似的面孔，咬牙切眼，带领人们喊口号，有一种把我外祖父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再碾成碎末的仇恨！在那个年代甚至包括现在的年代里，有过和正在有着这样许许多多的有着完美脸面的人物，对这些人物我曾留心观察过，过去咬牙切齿打倒“走资派”的他们，等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之后，在电视里在现实中看到他们的那副脸面今非昔比，他们在对其咬牙切齿过但今天平反昭雪的“走资派”们的追悼会上擦眼抹泪儿！

这样的脸面真叫人恶心。

然而原本长着一副不好看甚至是让人恶心的脸面的人，他们脸上的疤痕，错了位的眉眼，或许是因为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朋友而被人殴打留下的纪念。让我们分析一下人类如何打扮自己的脸面吧，无非是有两大类做法，一种是在原本难看的脸上涂脂抹粉掩饰其黑痣皱纹一类的东西，甚至于本是一副魔鬼脸面装扮成了人脸。而另一种是本好看的脸上画上脸谱、戴上面具做成了魔鬼脸面。脸面这个东西有着人们最难研究透彻的深邃，像《红楼梦》中的话：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写小小说，不会做成像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的一样的大作，能留给人们一副粗浅的脸面也就不错了。我的小小小说留给了我自已一副副形态各异的脸面，真是不错！

写小小说像什么？像是一粒沙里见世界，花瓣花上说人情。小说就是说，说说说说，说得透彻，说得潇洒，说得无所顾及，说人话，说鬼话，说半阴半阳的话，想怎么说就怎么去说好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说话的语气和说话的动机，小说不是政治，不是宪法，因此不可能说成为同一种音，构成同一种模式。这就是我的创作观点：随心所欲写文章，写小说就是要写出每一个人的个性，写出个性也就算是写成了，像黄庭坚诗云：文章切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

再看一看我写过的小说，还好，因为我的小说中那些人物的脸面，都神采张扬和棱角分明，这让我想到了雕塑艺术，虽然对雕塑艺术一窍不通，但我的笔下却有着一个连一个的雕像，如果把生活比作是大理石，那么我手中的笔、现在是电脑的键盘就是一把雕塑用的刻刀，只要有着一一种执着和耐心，雕塑出一副副世情百态的脸面并非是难事，像一位外国人所说：在大理石上刻

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掉罢了。

老百姓说，人要脸，树要皮，要脸不要脸是做人的起码的需求。虚构的小说给予了人们的恰恰是一种真实，把人们脸上的掩饰的、本来不是脸的东西统统地剔掉，还其一个素面真貌，大概这就是小说作品惟一的用处了。

惯常守护

土 地

屋外好大的一片，是麦秋老人栽下的树，蔓延成葱茏的绿荫，知了叫着。屋子外面很热，麦秋老人从窗口看去，村外腾着阳焰，空气好像被点燃了。但屋子里却阴飕飕的凉。大儿子刚刚为他装上了空调。麦秋老人觉得皮肤发紧，心想，这夏不夏冬不冬的，遭罪。

大儿子在山东给人家开车，挣钱不少，临走时说：“爹，你就好好的歇着，享享福吧。”麦秋老人觉得享不了这福，想出去走走。出门正好和小儿子撞了个满怀。“爹，上哪儿，外面热着呢。”小儿子说。

小儿子整年在外面跑，跑什么买卖麦秋没问过，反正挺发财的，看着他身上穿的，古里古怪的图案，还像是他麦秋的小子吗？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干脆不看了，坐着抽起了烟袋，屋子里烟雾缭绕起来。“爹，这点儿钱你收下吧。”小儿子从宽宽的腰带里抽出一摞钞票，交给他。

麦秋老人藐了一眼，继续抽烟，不说话。小儿子的话多，全是买卖生意的事儿，麦秋听不下去，“咔咔”地在地板上磕着烟袋：“这不关我的事，别说了，麻烦！”

小儿子没趣，不说话了。

麦秋说：“地里怎么样了？”

小儿子异样地看着他：“爹，你就甭操心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惦记着地里？又不是缺吃的。”

麦秋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长长地叹了口气：“咳，憋得

慌。”说完就眯上眼睛不说话了。

小儿子走了，不一会儿叫来了医生。医生说是心律不整，得好好调养着。

小儿子跟着医生拿药去了。

麦秋老人走出屋子，“啊秋！”打了个喷嚏。

外面太热了，太阳光刺儿一般地在他的皮肤上扎着，痒痒的。他把身上的衣服甩掉，光着膀子向村外走去。小路挤在齐肩高的玉米地里。很长时间没有闻到庄稼的气息了，这气息滚烫滚烫的，在他的气管里呼进来呼出去。麦秋出汗了，出汗真是舒服，发紧的皮肤也舒展开了，大滴大滴的汗珠掉下来，掉在小路喧松的干土上，“滋滋”地响着。

这就是他麦秋家的庄稼地了！那玉米矮黄干瘦，在阳光下低低地蔫着，地里面的草却茂盛，过了膝，麦秋的心揪起来。

“作孽，这真是作孽啊。”他蹲在地里，拔着草。

很长很长时间之后，麦秋老人站起身来，像刚刚捞出来的一个水人儿。那黑黝黝的躯体，在阳光下像一块柔软的绸缎。

回到家里，屋里的空调把他一身的汗水凝结了，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晶莹的汗碱。

他冲小儿子大声地喊：“你给我把这玩意儿立马拆掉，拆掉，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小儿子不解地望着他，没敢再和老爹别扭。麦秋说：“把你的钱也拿走，我没用处，我就要我的土地。”

麦秋老人的身子骨突然结实了起来，每天，他都要往他的地里走上一遭，正是最热最热的天气，大地的阳焰像涌动的水，浸润着麦秋的身体。

老人只有一个感觉，心里边儿很痛快。

老人只有一个感觉，
心里边很痛快。



炉 火

QD一瘦一胖两个老人，坐在公路旁边的一截矮墙上，看来往的汽车，两张脸随着往来的汽车扭过来，扭过去。他们的面前，是一个燃烧着的火炉子，上面烧着一排水壶，他们脸上的笑、脸上的颜色，也像他们身边火炉子里燃烧着的火焰。

有妇女小孩儿来提开水，或者把冷水坐在炉子上。瘦老头从矮墙上下来，捅火，捅出一大簇跳跃的火焰。

人们陆陆续续来提水，烧水，他们大多是公路两边做生意的乡亲。

一辆大卡车停下来，司机说：“给弄点开水。”说着端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老人把开水倒在他的茶杯里，用嘴一边吹着一边喝。喝足了，拍拍屁股站起来，又让胖老人给他续上，拧上茶盖，然后扔给胖老人一张毛票儿。

胖老人说：“不要、不要钱。”说着就给司机塞了回去。

司机纳闷儿：“你们不是卖水的吗？”

胖老人说：“不是，不是！我们是打铁的。”

“哎哟我的天！”司机拍着脑门儿呵呵地笑了，“我还当你们
是卖水的呢，什么年月了，还打铁？赚多少钱？”

瘦老头说：“不赚钱，赔钱。”

把司机说愣了。老人向他解释：“没有活儿，白烧着炭呀。”
他又默默地像对自己说：“要说也不能算白烧炭，给乡亲们坐坐
水，这不，炭又没有了，凑吧。”他说着从口袋里掏着，掏出一
张十元票子，胖老头也掏出了一模一样的一张，交给他。

“我说，你们这是图的什么呀？”司机干脆又坐了下来，他对
这俩老人感兴趣，他说：“你们收她们的水费呀。”

胖老人说：“啥，乡里乡亲的，这火，闲着也是闲着。”

司机说：“那你们不如不干。”

胖老人说：“啥，这人哪，闲着也是闲着。”

司机说：“真是有意思、有意思，赔钱赔工夫做生意，有意
思。”

胖老人把眼睛瞪得很大：“过去，我们赚钱。”司机说：“是
吗？”老人说：“是，那会儿，我们的钱赚海了，问问，十里八乡
谁家的铁器活儿，不是我们打的呀？铁锨犁耙、牛鼻环、坐开水
的水杓子，都是。”

瘦老人说：“还有县城大门的铁门环，还是县长坐着小汽车，
求我打的呢。”他炫耀着问胖老头：“是吧，是我打的吧？”

胖老人说：“那是我淬的火。”

两个人一争，额头，脖子上都冒出了筋疙瘩，他们说话时挥
动的手上，筋疙瘩密密麻麻的，像蚯蚓。

司机看着、听着，呵呵地笑，笑着给他们解围：“你说，你
们过去赚了多少钱哪？”

“那是海了。”瘦老人说。“那钱哪，没数儿。”胖老人补充
说：“每天是一大堆票子，堆在地上，我们俩从中间划开，平分，

是吧？”他问胖老人，问的时候脸上涌满甜密的微笑。

“后来，活儿就少了，”胖老人像自言自语，“再后来，差不多就没有活儿了。”说着就长长地叹了口气。

西天边上的霞退了，蒙上了暮色。司机笑呵呵的脸，慢慢的不笑了，一脸的凝重。他站起来说：“我有点活儿，你们干不干？打个车挂钩。”

两个老人高兴得不得了。风箱呼呼地拉了起来，炉子里的火苗跳跃起来，铁锤有节奏地响了起来：“叮当、叮叮当、叮当……

胖老人轮着大锤，叮当、叮叮当……铁砧上的火花，在暮色中四溅着，一层儿，又一层儿……瘦老人说：“让我来一会儿！”

他把大锤要过来，赤裸的臂膀抡成了一个椭圆，叮当、叮叮当、叮当……铁块燃烧着淬在火里，吱——弥漫起浓浓的烟雾。

车挂钩打好了，在满月的照耀下，跳跃着蓝色的光亮。

“给钱。”司机把一百元的新币递过来。

“免了。”胖老人说。“不要了。”瘦老人也说。

他们流着汗水、红彤彤的脸，在炉火的映照里熠熠发亮。他们帮着把那个车挂钩抬到了汽车上。汽车隆隆地发动。缓慢地开了。

原本，司机打这个车挂钩没有用，只是他愿意。

真痛快！两个老人拾掇了摊子回家去，一边走一边唱起来。他们唱的是晋剧老调，在夜幕里面，痛快淋漓地荡漾着……

红 灯

老荣说，虎子，站累了吧，打了一天麻将，老婆治气楞逼着洗衣服，这不，偷跑着来上班的。

虎子说，你还活什么劲？窝囊，你回去吧，我替你一个班。

老荣说，真的？虎子说，真的。

把老荣高兴得不得了。虎子说老荣你先别高兴，你得给我去买肯德基。老荣说行，肯德基也行，说着就去买肯德基去了。

傍晚的街景最好看了，大街两旁，闪亮着形形色色的霓虹灯，街上车来车往，汽车的灯光连绵交织着，水一样流动。虽然在岗亭上站了大半天，虎子一点不觉得累。他当交警三个月了，像做了三个月的诗。

虎子规范地打着手势，这个时候车流量很大。红灯亮了，像一道闸门，淤积起潺潺的一片。绿灯亮了，车辆哗地一下就奔流了起来……干交警虎子有着很深的体验，老百姓好，老百姓最守规矩了，要是人们都像红绿灯下的老百姓一样规矩，早共产主义了。

老荣买肯德基鸡回来，说虎子，你先去找个地儿吃了，让我先值一会儿。

一辆警车，尖尖地叫着，闯红灯开过去行人的目光都很疑惑，都被警车上闪亮的警灯牵着。虎子在亭子下面说，老荣你怎么不管一管他呢，耀武扬威的，影响多坏。

老荣说，你不看这是警车吗？咱自家的车，闯红灯自然有急事儿。

虎子说，急个屁，你不看看里面坐的是个小妞儿，给小妞儿抖威风呢！

老荣说，就你的眼尖，你能不能睁只眼闭只眼，你还嫩呢，你知道我老荣干了一辈子交警没提，还降了，降了两级的工资，都是为什么吗？是像你现在一样——眼尖。

虎子说，别说了别说了，现在值班呢，有话回去给你老婆悄悄地说吧。他把老荣从岗亭上换下来，规范地打起了手势。街上汽车的灯光，梦一样地流着……红灯亮了，一辆黑色的红旗，大模大样地从白线里开过来，虎子作了个停止的手势。老荣在岗下面喊，车号，车号，虎子你没看见是2号车吗？在这个小城市，有着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背首长的车号，是每一个交警的常

识。

虎子没有理睬他，从岗亭上疾步走下，走向那辆黑色的红旗。

老荣叹了口气，跟着虎子走过去，拽了拽他的衣角，凑在他的耳边说，车号，2号车，你怎么能拦首长的车呢？

司机从车里走出来，脸上没有表情。虎子敬了个礼然后示意他把车开到一个规定的地方。虎子收了她的执照。司机说，那车就放这儿吧，算你有能耐，我要走了。

虎子撕了罚款票，说你明天到局里去，还得安排住一个礼拜学习班，学习学习。

司机打的走了。

老荣说虎子你忘了首长的车号了吗？首长的车怎么能查呢？还罚了人家。

虎子说，老荣你真熊，一见当官的影儿就站不直了，你给我找找，首长在哪儿？在哪儿呢？

老荣说万一首长在里面怎么办？

虎子说，我就知道首长不在里面的，首长在面他就不撞红灯了，中国的事儿全都坏在这些人身上的，全是这些拉大旗作虎皮的玩艺儿捣鼓坏的！

老荣心情忐忑地说，哎呀，这是宫市长的车呀，你知道不知道？

虎子说，知道不知道又怎么样？告诉你吧，宫市长是我对象他爹，我未来的老丈人。

哎呀！真没看出来。老荣激动得脸发红，那，那就没事儿了，那咱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虎子说，老荣，该怕的还得怕，快回去给老婆洗衣服吧。老荣说，那我就走了，你辛苦吧。街上渐渐地静了下来，虎子站在岗亭上想，快下班了，她也快下班了。肯德基！两人坐在老地方，一边吃老荣给买的肯德基，一边儿……啊！夜色真好！